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一

絕句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通眼崎嶇等劫灰到頭榮悴本誰裁
須知此老心如鐵看盡行人幾往回

間居五絕

一

簷間百轉已新聲枕上千山尚未明
老去只知難得睡兒童何用報陰晴

二

身世低回不自期個中消息更誰知
江邊折盡青青柳才

見雲頭月畫眉

三

楸花落盡棟花繁
門巷人稀半是村
好事憑誰消濕熱
一簷疎雨下黃昏

四

庭前日轉綠交陰
坐上風來境自深
度曲已嗟千里客
聽蟬空寄兩頭心

五

江南塞北遍曾遊
一飯何方不可留
快箭奮嘗便墮耳
垂涎安得飲瓊頭

題柳氏園

昔年車馬遶芳叢
倒盡金缸卧醉紅
可惜穠華俱掃地
兔葵燕麥自春風

書真公軒

松陰苔徑曲盤之
古殿殘燈石壁間
却羨老僧無個事
一生長伴白雲閑

偶題

新荷點水麥花齊
一抹殘陽弄淺暉
回首西山歸未得
片心還逐暮雲飛

首夏

嬌紅掃盡綠陰成
便覺遲虛暑氣生
旋拂藤床方竹枕
不妨鼻息作雷鳴

晦迹

晦迹丘園敢自圖
幸逢泉石作幽居
明憲隱几有餘樂
一炷清香臥勘書

餉茶不容少待二絕

一

玉骨冰肌體自輕
非關茗飲覺神清
無端墮落紅塵裏
碾就雲腴不許烹

二

厭二酒病結春陰
鄰笛傳來恨更深
擬借好風聯袂去
過雲佳處託知音

罷官後稍謝賓客十絕句

一

過從頓謝懶尤添
倦卧終朝不捲簾
晚飯都無官米氣
始知身已是蒼黔

二

獨展離騷弔逐臣
尚存殘角報重闈
時節自新人自老
未應閑處似他人

三

憶逢新火客秦川
緒嶺歸來浴煖泉
從古盛衰如反掌
纍纍何地不新阡

四

旋營香火拂塵埃
市井聲傳隱隱雷
頓覺林泉歸已晚
姑

從閑處看花開

五

貪着崎嶇信可羞
誤將鬼錄作天遊
東山自是力不足
細論前途有底憂

六

春風浩蕩思無涯
老病縈仍苦戀家
推枕不知真早晚
小窻披雨一蓮花

七

極目一作洗眼湖光徹
骨清無風猶覺尚
堅冰心安處皆可
樂未必西南是得朋

八

十
伊驚湍拂面寒
恐人如在百勝竿
飛雲舞鶴形容處
英爽端疑共此看
飛雲舞鶴東坡咏懸水語參寥方誦以契

九

求田問舍本無期
廢棄衰年適此時
未擬沃州那舊隱
且從新託試維持

十

何須歎世鹿皮翁
得句真能發笑容
誰謂祖風無與寄
寸筵終愧觸洪鐘
再堅參寥經營杭弟故卒章及之

次韻李方叔宗鎮立秋五絕

一

渡口人歸月上鉤
蕭蕭風葉荻花秋
因君指出詩人語
便

向遶前歌買舟

二

雨閣煙昏蔚不聞時，白鳥去還來相逢都是江湖上莫
為人聲却自猜

三

秋熟春寒花不老雲濃日薄雨頻侵共言今歲魚偏熟舊
網須教展一尋

四

撈蝦摸蜆幾回來斗笠蓑衣安在哉將謂此生緣已斷登
臨不覺眼重開

五

南北區區浪自催不妨隨遇且徘徊鱸魚白酒何須得一
醉端從好句來

與晉卿相別忽復春深得書見邀

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修淨過虎溪冒次九流清似鏡人
間萬事醉如泥

水僊花二絕句

一

得水能仙天與奇寒香寂寞動水肌仙風道骨今誰有淡
掃蛾眉纂一枝

二

借水開花亦自奇水沉為骨玉為肌寒香自壓餘醺倒只

比江梅無好枝

初得馬騎余有二西馬寄他處

有兩龍鉤慰陸沉四年河海每關心今朝款段聊乘興
鑠猶堪寄好音

題朱砂湯

憶同德曜涉歌蒸欲濯湯池竟輟行憔悴獨來琴瑟變
滿懷誰識淚縱橫

石蟹

泉泓石蟹如烏豆一種為類太微生此地逢君宜見假
纔方入手便橫行

再次韻致君

地名平疇鎮之昔有兩美人來浴異香累日不散

華清賜浩記當年偶托荒山結勝緣未必興衰果今昔曾

經天女卸金鈿

得延之書尾戲答

齒豁頭童老可憎艱難相值歷何曾吹簫問渡愧未達終
有心頭一點蠅

示忠烈公墓

叢篁灌水麗霜晴忠孝巖父子名譽扇西風雖有潔受
遺不至忘何情

治城

當是治城
詩同

治城昔是王公宅鵲噪烏啼異昔時不見犢車催麈尾莫
年惆悵蔡家兒

宿天禧因書壁間

月墮風休夜已深寒衾展轉不能禁
一番過眼知何處惟有孤燈識此心

正上人求書

火滅窓晴冷似冰隨時活計自修行
客來若問真消息只有觀音是證明

書吳江垂虹亭壁

三十年驚一世人衣巾空有淚痕新
他年不為鱸魚膾聊款江山卜近鄰

書張君書齋窓上次其韻

眼力無窮面、窓知君心不在西涼
聊將浮世兩塵足共

借明朝一線長一時冬至前

次韻牡丹四絕

一 朝陽燥、欲爭流已過群紅盞
自修發盡妖妍猶未歇天機終待幾時休

二

雲低雨細靜無風似着精神染異紅
駐輦慈恩賞佳句若論今日定誰工

三

蓬萊宮闕有神仙解絳春風欲鬪妍
不是疎狂曾逐物肯將飛燕謂當前

四
我老迂疎合灌園強來乘輶負初暄多時似識伊川舊宛
是韓公第一根

試陳贍墨十絕

一
陽開纔斷一聲歌已覺離愁萬斛多誰信郵亭檻車際便
驚風露隔關河

二
踈簾弄影不驚塵百憶恒沙認此身轉盼回眉已陳迹那
知猶作未歸人

三
門無闕鎖何由出案有詩書敢自期尋到古人留意處絕
勝把酒聽歌時

四
大患於吾為有身縱橫顛倒意難神祇應靜處天真在且
作斯須自在人

五
雉蝶回環半倚山市聲風順響潺湲從來省事惟便靜他
日端能憶此間

六
春來多病聖頻中歌感雙青笑拂紅今日閉門長靜坐始
知身世已衰翁

七
萬口彌陀未飯前
西方境界每依然
何須更學王文度
那處元非極樂天

八
今年四月未聞雷
赤地從何問宿災
劔戟埋身均是死
生增逋欠踏門催

九
十年不去有如何
得少何須較失多
大是駒奴必千里
功名他日莫渠魔

十
臥聽風聲坐見山
此生長寄有無間
等閑撇却能知病
莫

厭蕭、雪滿顏

偶書

御選
風吹蘇水門前柳
雨暗羅敷陌上桑
遙想九江春色晚
被花惱得少陵狂

過玩邊亭再見吉先之

姑熟溪頭近請違
玩邊亭上再相期
苗連舊忘塵慮把
蓋枰碁得自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二

絕句

杏花白鷗

朝來雨過發妖妍
向日枝頭雪作團
縞練長拖輕洒墨
不須將作兩般看

竹鶴

瘦玉蕭疎觸處宜
仙風一霎散霜威
未應舞罷排雲去
更看丹砂理雪衣

黃精鹿

綠遍前峰到後峰
靈苗歷地幾千重
勾班養就無人見
多少狂心欲採茸

荷葉龜

翠蓋相扶兩不敵款多情獨許見陽窺龜千年自有迹形處聊與清香約暫時

惠崇扇面小景

一

御選
身冷無人唱竹枝歸心惟有夢魂知楊花撲面煙波濶猶記征帆款卸時

二

風高雨暗不成群款下還飛似畏人已足却尋歸去路江南休笑水知春

讀華嚴經三絕

一

紛々作客不歸來樹本無根何處栽彈指未應超十地重樓閣一時開

二

老境侵尋上砌苔自然生意才應栽便應列日鱗去能得愁懷几度開

三

法令端如萬頃陂後來無法只趨時早知興廢無非命可咲穰侯見事遲

學書十絕

一

雨後堦庭物，新睡餘欹枕。悄無聞尺疑，日脚隨人意。百刻香綫過一分。

二

簾波不動地無塵，久與相親燕雀馴。似怪衰翁畏靜坐，時回眼輒疑人。

三

未逢四祖且堆，終見龍潭便眼開。龍去潭空人自老，啣花百鳥漫飛來。

四

閉門不語信深湛，豈可詭時作酒箴。料得門前無好事，解嘲聊復寄初心。

五

不堪細字眼，尤花熟睡分明。暫到家何獨能收小兒淚，客中時可當乘槎。

六

玉壺試叫鴛鴦語，為問仙家似此無。養就丹砂早歸去，不妨閑處作功夫。

七

大人相好一百種，幾劫終來得到今。不猶普賢能演說，淘沙個個得精金。

八

萬里無雲天一色，單衣不試似初春。鷓鴣鈴習，遊絲墜未。

必他時得此身

九

歌詞謾與收狂念詩句聊將代欠伸
鉤棘徒勞割胃腎筆頭終住已成塵

十

心非可見舌能陳隨語成章自有神
用作功名終底事區區雕琢定痴人

故人李世南畫秋山林木平遠三首和韻

一

晚烟拂、聚無痕瘦骨稜、肥徹根細露縈
行餓馬疾舉頭新月是前却

二

曾經歲月幾華夷而貌風顏茂晚姿
自是雪霜心共老筆頭聊漫戲孫枝

三

霜清水落見沙洲、上人家半在舟
射雁歸來魚滿筍甕中先更問扶頭

出院有期

親舊相逢似隔時從今無漫念歸期
莫同更寫留連帳只擬添成百首詩

再和觀畫三首

一

掃除不盡自無痕底事狂緣尚有根
幾日寧寧圖畫裏祇
緣歸思在江村

二
何時船上載鷓鴣
夷海道聊尋一問姿
不為丹青生着相從
來卷曲是吾枝

三
欲問船師覓寶洲
須將大瓠作腰舟
掀天白浪蛟龍吼
得隨流一點頭

路西田舍示虞孫小詩二首四首

一
雪上歸來過了
春枝頭杏子可嘗新
旋追老酒醫佳况
更

謝提壺解勸人

二
一春霖雨不曾休
雪電驚人四月頭
初製單衣方待着
却添爐火換重裘

三
夢回簷滴不聞聲
殘月披窻分外明
投老逢春能幾許
不堪催去與誰爭

四
扶老相邀到隴頭
麥苗如洗未全抽
願天不雨只一月
聊慰艱辛望半收

五

女漢集 卷一 五
栽桑種柳展溝塍共趁清明力倍增分得只般窮伎倆却
應善行過於僧

六

修車浸種一番忙肚熟鄰家見早秧飽飯未驚心已懶方
知生計要商量

七

一生着得幾輛履一飽消得幾多糧怕雨望晴心不歇白
頭搔盡眼望羊

八

須知官職為他人老去何妨可問津賓客歡娛童僕飽到
頭活計定誰親

九

從來人說水晶宮投老方熊到眼中未必吾生便休去溪
山應去再相同

十

鵝兒成隊草成茵來往馴鴨喜趁人却恐城中無此况莫
辭辛苦且逡巡

十一

疊、柔條動懿筐森、初穗弄微黃引鷓飛去蒙朝雨帶
犢歸來卧夕陽

十二

東園掃場方整歌插秧車水又相催衰年樂得身強健常

願南山到眼來

十三

蘆已藏人水鳥喧草堪留坐午風寒從來偏得田家趣折
莫催歸興已闌

十四

雨後西風日
顛重裘猶自覺輕卓春寒秋熱江南候四
月如何尚有寒

十五

轉午風休陡覺暄綿衣脫盡旋開軒乍寒乍熱難調御厚
薄隨時體自安

十六

見事遲來五十年何須投老念艱難暖衣飽食無過此誰
是鮎魚上竹竿

十七

取春蘿檐鴈行來任是困塵亦易推一歲艱勤方有味較
量猶勝上燕臺

十八

朝衣行布頭顛落六印垂腰手足分旋煮河豚加薑膾爭
如開處醉曠

十九

荷錢貼水蠶如蟻稻似針芒堪未丹牛角叩殘歌轉於請
六平地有波瀾

二十

百事無能一老夫十年江上把犁鋤
西莊南畝時來往常
得青山在坐隅

二十一

青山于我豈無因到處抬頭便見親
時更一班逢好句立
暉端恐是前身

二十二

坐款宣城迹已賒青山今日屬韓家
多情賓客門如市不
獨風流解染花

二十三

數畝田荒積漸耕常憂墾損害垂成
傳聞趙魏推盟主便

覺如雲照眼明

二十四

水已平隄柳已綠洞房猶記鑲婢娟
彩雲易散春常在啼
留鳥人尚可憐

余既觸罪咎遂與時忌求所以寄其餘生者無
如躬耕為可樂適有田數頃分兩處或舟或車
往來其間隨時抑揚以寓其所樂而地薄農拙
種、輒身履之然天時一不相契則其力至於
數培雖終歸於有數要是營求完補幾頃刻不
得暇旁視若不余堪而我之樂常在也比白湖
州歸邂逅所值者如此因以其勞苦之餘發為

呻吟隨得隨緝得二十四篇與田夫蹈歌無異
要乃借以自舒則其流皆爾也虞孫遠來相顧
以此軸見邀作草字、非所工又無以充之遂
寫以塞責庶幾余所樂者從而可見異時相攜
於其間當知無一字虛設政和五年五月十七
日

蒙寵惠朋樽深佩眷意聊奉一嘯

萬國衣冠拱醉客鈞天夢斷失雲龍多情尚寄當時約宛

似閣黎軒後鐘

伯成已歸尚阻雨會聚聊申短唱容易一笑

鬢友新從塞上回中元樽阻未能開更堪遶竹添幽思只

欠清風玉雨來

試筆兼虧德麟二絕句

一

河朔初辭爨析骸都城還許謝煩埃日長窮巷春歸後萬
綠陰、鎖吹臺

二

憲間多病委枯骸陌上初收雨後埃公子風流通京北正
堪眉嫵傍粧臺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三

絕句

次韻見寄兩絕

一

江湖流落久相依
每嘆朱顏戲彩衣
何事淚痕書上見
他年千隴約同歸

二

七分年紀十分愁
物理乘除不自由
死墓生遊今得地
却嗟無計共蓬留

贈人

雙、小葉襯花房
只關花房不聞雙
拾得不教同伴見
袖

中指出一齊降

再和仇粹夫

曾寄冰綃十幅開竹間紅藥燕啣來黃荃已去風流盡
見詩翁筆下催

二

面、軒楹壓水開暑天端恐雪飛來冰肌玉骨元無汗更
倩殷勤執板催

祈澤寺龍池

池方一尋深寸許泉脈涓，縈砌臺閣早天能作雨定
應變化自何來

題虞氏外孫扇

處已莫辭三經陋讀書須及五車多成吾宅相非吾志直
欲五門備四科

失題二絕

一

投老還家解肉消霜天何處換金貂一樽帝所歡猶在翻
恐醒來尚寂寥

二

楚國曾聞照受珠間因齊盜取為娛人止人得何須計端
有龜腸恨晚厨蕭世誠軍發日而糧道不繼軍中號曰軍
遂潰去

六言

次韻子椿五首

一

會次定多古語筆端無復時流翫
儼若非投分崎嶇肯共
經丘

二

昨夜中秋好月今朝類試終場
遂想客窓對酒未知野飯
同堂

三

躡碎瓊瑤聊步行陪笑語多時
一段難逢往事五篇消得
新詩

四

龍款興雲致雨虎能墮地能班
端是便騎賜馬不須深恋
家

五

附見誰為邠湛獎成無復山濤
豈敢遽名坎地不如且醉
歸舟

又次韻三絕句

一

俱御選
欵步昔陪下泮劇談今媿高流
又喜秋來相見暫同南陌
東丘

二

華屋暫離星斗滄江歸弄波濤
可得遽傳來信便須却整

還初

三

早日能詩傳喜新來投筆從班身世且依魏闕烟雲休戀
鍾山

挽詞

旌德王承議挽詞

彭蠡湖邊一笑初絲衣相見論葭葦四千里外空搔首三
十年間屢攬鬚方卜他時共蘭若豈知今日莫生芻窮途
只有思君淚無淚吟君屋上烏

錢君倚夫人仙源郡挽詞

春生復秋落物、猶帶力衰哉劬勞思自藹至誠實棘心

詠詩人常恐一旦失何乃不我報皎、如白日痛哉胡為生
毋念氣填臆仰君猶長庠華髮萃衆德歲時捧金樽門戶
幾萬石常云吾有子未易先尺璧伯仁非碌、到此輒自
惑庶幾德有相睥睨莫我逼頗聞君有言既跌不見謫李
杜苟齊名死且不足惜孰不斯言愧謂君壽無極豈知屬
續書何為在吾側堂、古益友千載同以室撼鋒儻能參
我淚不虛滴

俞清老挽詞二首

一

生涯真斷梗身世委虛舟直欲超千劫都将付一漚縱橫
無滯礙遊戲任沉浮報盡隨緣去聊從一笑休

二
寒食相披拂方時欲適然君應尋故約我亦赴新阡但怪
沉來鴈那知已逝川風流有子思未愧昔人賢

陳氏母夫人挽詞二首

一
白首嚴冰雪清風逼里閭空殘貝葉偈不見錦囊書表
名終在誥慶有餘會如華夏約他日看高車

二
子令人空歎孫賢我故欽成家信如玉傳世果非金不作
尋常去方知積累深天花長滿祇應悟本來心

雜挽詩四首

一
報地三千籙年光八十春却尋來處路重接社中人杖履
空平日幢幡想去塵蓮開布金底又見一番新

二
方報先同穴俄聞改葬期祇應偕老約不擬異他時已矣
如何憾賢哉有剝悲會看松柏路賜篆尊費碑

三
漢室傳徑役唐朝舊族家柔明惟典則專靜輟紛華得配
同高壽流光固未涯定應知去路門外列三車

四
子令欽平昔多漸接俊遊升堂稱有志就奠就無由逝水

空歸壑春風忽變秋蕭聲到原盡千載想風流

詞

次韻子瞻追和淵明歸去來

歸去來兮吾其老矣何時歸悟鳧鶴之長短鑿斷續之哀
悲悵野馬之過隙雖絕足而寧追予行年五十有五蓋知
五十四年之非須前期以命駕豈大寒而方夜茲物理之
必至又何資於發微吾家不遠可致可奔解我簪鉸即吾
蓬門里閤雖異室廬具存稱所有以取給尚奚捧於餅樽
課童僕以供役玩幻稚而開顏將有限以加節莫無適而
不安從賓客之夸戶任風雨之當關足可及而必到目可
盡而必觀非梁燕與遼鵲孰朝往而暮還寄終日於冗、

絕妄心之恒、歸去來兮聊隨緣以遨遊何吾鄉之必歸
姑稍足而無求等天地於逆旅曷以樂而彼憂有客過門
而問予何不返乎先疇羊腸縱轡夜壑移舟空斷梗之因
風昧死狐之首丘但俯仰以托物徒上下以通流予既謝
夫不敏願進言而少休已矣乎候蟲以其能知時禍生有
住神豈留羨其可久將安之為用必歸去自脩乃其期想
荒蕪之六鑿時載耨而載耔幸灑然而無着遂高懷於此
詩豈前人之敢及庶知予自信而不疑

朝中措

望新開湖有懷少
游用樊良道中韻

新開湖水浸遙天風葉響珊珊、記得昔遊情味浩歎不怕
朝寒

故人一去高名萬古長對孱顏惟有落霞孤鶩晚來依舊
爭還

又樊良道中

敗荷枯葦夕陽天時節漸闌珊獨泛扁舟歸去老來不耐
霜寒

平生志氣消磨盡也留得蒼顏寄語山中麋鹿斷雲相次

臨江仙

江東人得早梅見約探題且訪
梅所在因攜牋管就賦花下

初破曉寒無限思融一
臆意全迷春工從此被人知不隨
蜂蝶長伴玉蟾低
縹緲雲間應好在盈一
淚濕征衣背人偷拗向東枝清香
滿袖猶記畫堂西

又病中存之以長短句
見詞因次其韻

病裏不知春早晚驚心綠暗紅稀起來初試薄羅衣多情
海燕還傍舊梁飛

瘦損休文誰記得空將銷臂頻圍眼前都是去年時不堪
追想魂斷畫樓西

蝶戀花

席上代人送客因載其語
簾外飛花湖上語不恨花飛只恨人難駐多謝雨來留得
住看一却恐晴催去

寸、離腸須會取今日寧、明日後誰訴怎得此身如去
路迢、長在君行處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四

贊

西庵琳老真贊

西庵老人誰不贊嘆東轍西蹊路頭坐斷維三昧力化身
千百北雨南雲青天霹靂豈待形容何處不見須知鬧市
裏便是百草頭荐

常州荐福瑀老真贊

院有梅甚古

無形而襲人之鼻者香不謀而同人之舌者名、因香而
及遠者因名而有散然則紅梅老子固如是乎聞投明即
明隨波逐浪應物現形夫是之謂驢子佛脚而真得無學
子保寧者也

雲門大師真贊

織得蒲鞋無脚着大雪漫山却伸脚踞人枉了三則語傳
家只用一字錯至今兒孫滿天下伸頭猪頭如鶴鶴振轉
嘴面有商量學得馬騎被驢撲

雪峯真贊

袈球輸了一隻脚答語失了一隻眼却將兩隻殺人手不
是撈蝦只摸親踏翻船子月是誰撞破烟樓如掣電樹倒
藤枯尖呵：春光更覺家：遍

晦堂寶覺真贊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客中道是為極則胡來胡現漢來
漢現隨所運用莫非方便在通求遠知深昧淺頭上安頭

以口為眼以相而現畧無異同一有所扣則猶撞鐘緣不
我契漫爾形容稽首導師如日方中

觀世音贊

大慈大悲大威德補陀落山住孤絕三界輪迴苦熱惱一
聞我名自清涼名雖可聞見不得隨所建立即如見施者
受者不退心常如心在光明裡

維摩居士贊

毗耶離城此去幾許一觀慈光如列其所八萬四千翻風
駕兩栴者即榮墮者斯舉周徧恒沙了無一語

慧嚴永長老贊

我昔同登法雲地道場不異耆闍山指出後身自在通當

日曾聞新受記秀眉明目壞色衣誰其寫作比丘相只這
便是紫金容在二處二咸恭敬

李太白贊

龍不可學虎不可得矯世路役自清俗濁醉遺脫鞵孰
貴孰賤弄月滄波萬頃一線圖畫如好雜曰糟粕對之超
然鯨尾欲捉

姑溪自贊二

蒿日以遊于世鐵心以踐其志有時端委以即事忽爾賣
針而買醉豈所謂逆行順行莫測者與蓋得之自是不
得是以聽天命而已

二

偶乘扁舟一日千里若遇勝境終年不移故能屈御手調
羹而親餉命力士脫靴而不疑予私淑諸人也故欲與之
同歸鴉然干腮而不售羊然逸頷而猶癡人固欲其售耳
謂之癡也予方遊戲以隨時

李伯時畫姑溪濯足圖贊

濯余足兮寒泉振余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滯礙眇雲散而
水流識此行之非禍乃造物之予休

董曼老姑溪贊

野老形容公子刷牙謂俗則數珠掛于臂上謂僧則髻鬚
滿于頰下以我為牛則為之牛以我為馬則為之馬不妨
隨俗流通何必分真辨假

李伯時畫馬贊

飲不以鼻投不以趾雖夢亦然理自應爾吾師東坡嘗有
是語天機所同惟伯時父東坡形容伯時位置曹韓少陵
俱落第二吾私淑諸恨隔九泉筆落頭處能至潛然

銘

歛硯銘

琢玉得月惟點之珍洞路下永匪人能因謂物必致有燥
有潤一槩之墨其質始信彬々惟覺用發其藏文心補口
波瀾焜煌無窮所習無似所長物與人俱靈璧之張

當塗硯銘

青山之英米石之靈上凌汗漫下為堅青磨礪八極已容

四漠爛若星日隱然雷霆揮洒之餘沾弓後生永寶用之
尺璧可輕

丁希韓圓硯銘

潤如玉圓如盤承以昂足貯之孔安爾書鍾王爾文揚韓
濡毫其間弗羞爾顏

寧先凝福院鐘銘

於皇惟覺務施之博肆及火散以時而作靡昏不驚無隱
不摧一聞其聲振滌躑躅猶闇逢燈如病得藥下徹幽冥
旁周廣莫濟哲吾君乃眷忠格荐之焚修爰命索龕肇自
尚方表以傑閣念往既深圖今尤卓識弗昧孝思永托普
暨有情同資利樂

廬山承天羅漢院第九代南禪師塔銘

師一日晚沐浴次日早更衣升座白衆既歸方丈即跏趺而逝其語有倒騎鉄馬逆上須彌踏破虚空不啻朕迹之句實昭聖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時氣候早熱居五日乃就木儼如平時傳聞四方為宗門希有之事異時師友入上饒子章過余于京師與之遊久且相好也有問出其所述師出處徑行大畧示余：讀而壯之茲恨師不得而見也已而投余求銘將刻之石以詔未來之目嗚呼師既不得而見矣其示寂之際能結信心者如此其住世抑揚者又如此余銘其可辭耶師諱系南汀州長汀人姓張氏甫十歲告其親願從學佛者遊久之方得請既去凡三年不

歸其親思之因携酒饌就見命其師同饗師怒亟請撤去曰汗鱣伽藍罪入無間親與其師皆有愧色其後偏庭下初植柏秀茂可愛師以一頌其師：始異之遂不復以世諦爭累師尋得度受具戒嘗語其屬海評營所事忽流涕語評曰吾佛有出世妙法而我與若反局促于名相間不求自利：他以達究竟斯有負于一報身矣乃相與編叅善知識初見開元潭又見隆慶閑仰山偉三人者一時之所臻湊皆謂師法器也雖障意延挹而師終不契獨于開元賦中秋月頌會中有百餘衆悉為之歛衽晚遊湖湘入道林元祐之室然得密符心印自是不復遠矣祐遷羅漢師超據第一座祐命丘僧就學者日甚盛祐退席師遂

繼之時年三十九

年學者至項東南又以其餘力棟

陋若未及者皆一新之壽四十五僧臘二十 奉全

身建塔于院之西昔師與海評 遊歷同院惠深者夢

二大蛇一角黑章長各數丈逸院三匝騰躍而去黎明

師與評別深以所夢告且屬之曰二子善護持他日吾門

龍象也後評住開元與師相鄰俱得名叢林間號廬山二

龍云銘曰作如是因得如是果只如是行成如是事于大

摠持證如是義不漏絲毫不落第二亘古亘今普天匝地

若乃動着不雜粉碎所以倒騎鉄馬送上須彌踏破虛空

不留朕迹嗚呼如是如是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五

序題跋

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

蜀人梅贄公儀為滑州得殘稟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以類訪之得於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質於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因學書偶至於盈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猶水火也萬物必資以給其可一日而無邪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藏匿而在、處、必為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我輩假以寓其趣凡有所寓當隨其所命意細繹展轉而見於筆下不獨學書因而可以增益其所未

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樂者如此故每見於翰墨者皆抑揚頓挫可以為學者師法信所謂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書成也汝陰工樂道與其子性之皆博極群書手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為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人所誦公之言以記于後亦足以告夫學者而為之勸也政和四年三月十三日趙郡李之儀書

仇池翁南浮集序

元祐末予從辟中山寶東坡先生幕府後先生到官先生謂予曰予近離京師時事如何予對曰必有所更張先生曰有所聞予予曰無所聞以意得之爾先生曰何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難得蓋平日未有為先生言者先生曰人有

言我未嘗不聽我豈拒人者哉予曰先生固不拒人而人自難言爾又曰願為我言之予曰斯言近述而不免謂之有二心挾二心以幸其術之必售是可陳于先生長者之前邪此人所自難言而先生所以無從而聞也且垂簾共政八年於此主上未嘗可否一事諸公秦行特太母之令太母權為正而正固在位也其未嘗可否者蓋退托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豈無捨其舊而求同於我或有所不納既不得同必退而為異日之謀今日乃其所謀之時也以八年之所待則聖志固已定矣一旦群然而進如所定者十有八九歎不信渠可得乎先生曰太母受先帝顧託保佑聖躬主上孝養不匱承順道盡共成先帝之

志以圖至治故八年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但恐不與
其事者或有所不知爾又况人各有心其可得而同耶予
曰先生父子弟兄起自窮遠文學業論流布四方莫非據
古而切於事比立朝遂將力行其所言雖見險猶不止也
今日之事已可知然而君子消息盈虛與時偕行盍居易以
俟之先生曰子之言是也又曰自是與子相從之日益難

形器中可得而議也其緒餘玉苴則縱橫造次落筆皆為
人所取所到之處人、得有而之海熟而珠富山輝而玉
出凡所採擇並皆滿足而去是以殘章斷簡片文隻字侈
如前日之家有其藏也蔡君家世輦轂之下軒輊無所系
而能以退為進父子之間自為知己獨於先生南遷已後
所見於抑揚者博訪兼收所較他日之得為備吾友汝陰
王性之寔與討論仍為手自抄錄摠若干篇集成若干卷
性之將適宣城道太平蔡君以書并其摠目因性之以相
示邀予為之序先生即世十餘年矣門人之在者無幾方
其南遷予適在左右而又疇昔相期盖有獨得之重者予
雖老且病矣而承顏接辭表裏相盡凡在今日固莫予若

也。因以予所過本末并論次之。乃世所未知者。是亦先生之志也。

題跋

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

歐陽文忠公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而後能工人知誦此語而不知其工果何在也。及觀淵明之賦也。其窮可知。皦皦數百年間。如孤雲之遊太清。見者莫不引睇將歎。與追逐先後。豈復可得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且將盡和其詩。乃已自知杭州以後時。如所約。然此語未嘗載之筆下。予在穎昌一日。從容黃門公。遂出東坡所和不獨見。知為幸。而於其卒章始載其後身盡和平日談笑間所及。公又

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約諸弟同賦。而南方已與魯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若數日黃門公出其所賦。而輒與牽強。後又得少游者。而魯直作與不作。未可知。竟未見也。張文潛晁無咎李方叔亦相繼而作。三人者。雖未及見其賦之則久矣。異日當盡見之。以是知窮而後工者。不為虛發。藏雲秋日。周智臣以此紙見邀。云必滿軸。乃已。因尋繹所得者。次第書之。而不腆之作。遂託其後。真所謂淘之汰之者也。政和元年八月廿日。

雜題跋

一

作詩字、要有來處。但將老杜詩細考之。方見其工。若無

來處即謂之亂道亦可也王舒王解字云詩字從言從寺
寺者法度之所在也不可信哉近得蔡天啟句法頗得其
趣嘗記其一聯云草長蝴蝶狂深見興盡黃蜂欲退飛乃
穿花蛺蝶深見與六鷁退飛過宋都也然用之惟在不
覺若覺則不工矣

二

晉右將軍王逸少善草書為古今之魁嘗為越州內史永
和九年三月上巳日全子姪輩遊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各賦詩為樂遂製游蘭亭叙辭翰精絕為世之寶後唐太
宗洎玉華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事語汝必從之高宗涕
泣引耳而聽曰吾身後得蘭亭陪葬吾無恨矣唐宋亂離
賦發諸陵唯取其金玉軸賢書畫沒落於人間皆摹刻失
真遠甚唯長安薛真極為精絕

偶述

胡文恭公知蘇州蔣公希魯致政歸文恭昔為諸生嘗受
學於蔣公因即其居第表之為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曰
俚俗款艷內不足而假之人目為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
願即徹去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
芝草之瑞改為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得而後達蔣
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其墓碑之額為世濟忠直時唐公君
益知穎昌表為其居為忠直坊忠宣之子：夷子默告君

益曰公意則厚矣此朝廷所賜施金石揭于墓隧假寵於
范氏子孫之傳則可若通塗廣陌泛為往來之觀才聳動
流俗爾事體不同君益曰此官司之事也君家何與子夷
子默曰先祖先人功在朝廷名聞四夷何待此而後顯且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當恥異時不獨吾
家取笑於人於公亦不免指議流傳浸久不知意之所命
則是非混為一區故不得不力請予適官其地亦以蔣公
之語告君益遂徹去子夷子默輒相謝曰荷公為助復嗟
謂予曰凡臣使能物貨自營圖授於人則吾曰元本某家
至於假供御供使土州為名者殆與
卷一單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故與禹稷同

道當時未聞表其巷為何坊今在處以松恩相濡間亦有
之然槩之以理義則廉恥之靈况自營土木取之在事者
一時言端句末竊以為名而使在事者不得而從之者乎

書梁府長短句後

器之上人好事不立畦畛所到人多喜之喜收予書雖造
次必錄無擇藏雲歲杪夜長燈時輟以此軸見邀如醉夢中
隨智匠口占隨得隨書不覺軸盡又且歲月與其人曾人
及其他見邀云將為異日之觀大時觀四年十二月十日
夜釋寶之周智匠葛大川釋子長樊聖可并器之與予也
人雲際院東房火橫中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六

手簡

與王樂道工部

皇恐上啓樂道知府鈴轄工部盛暑恭惟鈴閣燕休尊體
動止萬福流落衰緒竊借光明苟安氣類之末尚窘異地
未有親依之幸眷言欣慕實在疇昔而強毅篤寔上極墳
典旁綜談載如探肘後物疊々符契以達于論辨恭決之
際雖劇向楊雄號為深博度長絜大其在下風亦久矣願
所期之如是乃一識面猶不可得則蹇薄何堪分同腐草
以死興言至此悵然不知門第越在數千里之外也何時
竟席鄙志向往尤不能已

自獲通又

自獲通問記室遂欲接武申叙時冀參承之慰家難之際
養生所資萃于一力而得哺之急舉在太平奔走飢寒之
水火不知風濤鞍馬之勞者累年於茲用是素計不復少
振慙復所期但深愧訟專介戾止恭被翰墨之賜惇厚深
密真有意于推挽殆將進于交遊之後感服繾綣但有其
愧而未知所負荷也庶幾附驥尾託騰驤之便萬世之下
不失附見之幸臨筆倍劇傾翹

又

碌々既不得申記府之問日幸遷召舟行便道獲承款席
伏讀來誨乃審受代不晚徑由陸裝以趨對陞此志又阻

其懷可知婆娑魚鳥之鄉今已老矣杳未有參見之涯歸
之報地尤劇謂咏然物有必至亦有時而不可已則安知
君子之遲無不肖之迹邪向風固然病者之側語其次漫
修染簡率之甚千萬加亮

又

積霧蒙罰禍延長子老境孤露尤覺其酷日者聞其補吏
節下不獨驅策是依而動容周旋得所矜式求之昔人不
待易地而劇被至教其幸過豈易得哉旁暨衰晚資其寓
祿之便欽承旦莫則歸頌見昇之德日有羽翰不傳之望
一旦失之其味當不待講而後諭行閱歲矣至今一念及
之不覺酸鼻而天性之感乃其一也伏蒙哀惻別紙慰籍

如淺七八日來又次孫得疾甚危上報殊不逮意可量愧
歎

又

伏承目疾頗為梗乃平日討閱之過中年已後理自應爾
然最難藥而北人嗜麵食江上卑濕不得如是老拙比苦
之固無平日之過特憂患悲惱所乘僅分三四分物日虞
其非也若稍近北當差勝椒與附子青鹽三物尤佳當試
之否又已戟枸杞菊花亦古法也想已得之

又

久庀後塵尚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奉然炳如星日常在

歸仰而滄溟之所納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與棲托亦
不在衆人之後也剪馬異地日咄見逼則相期之素定
有周旋之遇已否將來日是固遂委於後緣所害也悵然
此懷何以為况春寒未解日來燕居尊履何以造物者固
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系于一時之低
昂要皆不在人爾竊計裕慶有經日有美况何時一咲且
了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自承歸闕遂還舊物屢欲修馳馭不逮久之聞倫類中
有所同異以至動握翻覆卒至投杼之疑初不謂然既而
果不我誑輒為之失聲愕怡罔默無以為言也逮性之相

見乃審超視廓容畧不日毫髮經意薄祿里居擁書自娛
凜焉一方之所矜式欽慕有來于是尤劇向往擾、目前
有疊、黃卷中事要之是非曲直在我則不妨稽合取舍
使千萬世之往斷于一致而因以垂不朽之勸沮渠不樂
哉未有擊節承教之幸執筆增香

又

去夏意外驟來以至他州就對閱歲不得安居寔固自貽
然其說亦甚長一觸吏議不無流傳震駭嗟惋閱笑之及
其於門下則玷况多矣本不作竊祿計今遂一意田畝間
依稀優悠卒歲之適錯銖上下愈覺命輕而恩重也但叅
侍益不可期其念宜何如哉尚冀糟粕形容不間刺駟高

明頗謂然否

又

比遂高志想只安汝陰舊居或謂將徙安

墓之寄即

吾家也要之首丘之義終不可忘爾文周翰暫相從必甚
歎趙德麟亦聞生事稍不如舊復有出任意審能否弟恐
未易出也叔弼止此叩天何及盛德之後乃爾其竟有所
負即當在其後人也彥立君明與蔚有典刑不相見十五
六年必甚進更在閭里先達君子勉成之爾有餘故家風
範圍不乏每悠相見其勝也

又

性之德愈修學愈進詞筆其緒餘而自可與前輩並驅乎

先矣鍾慶所貽與夫德履相踐固無可議特為高山流水
下倍增仰而萬里必知其無窮盡也過此一相見遂約為
宣城遊牘前已為之其行而輒為日前一事見止聞侍下
整欲其歸將復來此亦決為宣城居日幸其相款也侍下
固不乏人然水玉相輝更能掇慰公衮之同亦自不惡而
私泚拳三於是為重

又

得罪固特寬典亦無足道者特介於一二非類適在居處
之地用是或與醞釀或接便觀皇以徵其陋初不謂人中
乃有是等輩然後福何得而輒乘勢以逞非我厄會與同
未應至此見力畜他徒以避其穢度性之必能詳悉佩服

情始因寄一歎

與王性之

六年南北聲問雖不乏于耳然志同氣合亦不待旦莫諄
諄乃能詳悉其如人各有所懷非促膝握手是非可否之
往來則渠激屬增益相投於莫逆之過邪以故邑々左右
常若有所負不啻便道遽叨少款計所願得於別後者固
未能自慰但一見豁然如決積水於千仞之上而注之廣
矣之野殆將何人以過之則其為欣幸可勝道哉既別則
遂款作書事至輒新勢不免改觀以對適爾未及蓋非獲
已專介被問恭審日來起居佳勝欽佩纏綿未易只尺形
容疇昔之所期者徒有愧于難堪也引詠憐々臨筆倍深

如漢集
卷一六
五
約結

又

罪垢自汗有玷遊舊恩典過厚獲老丘園餘生幾何未易
負荷也但適有值一方之任事者早不測其着意一旦借
此以逞箠破我家固彼不類既有意又平日一頓一笑皆
在它人則尔後不得不慮其勢殆不容一日安此徙居之
心正如烈火順風而來逼又况冰玉欣慕之素邪雖委一
親戚至之初甚慨然比再遣人果決有報若猶豫止候粗
得一蔽風雨處即命途矣願親之切以日為歲

又

改歲已兩月尚未及一通問不惟踈怠可愧而蹭蹬自窘

不應於左右如是向往之私茲劇纏繞雨甚如寒日來恭
惟動履清勝目前事尤如緞毛然一力支持惟知勉強以
對而恭承之計以故差池或有負於春遇之素也其諸非
會晤不展臨紙倍增詠

又

比奉問已三四日尚未知果得塵控已否專介遽被手筆
委論勤款如接更僕裛茶何堪晚得陪勝遊遂蒙相期若
昔之投分始終不渝猶金石交而每謂不足以負荷乃予
是真若他心通者得非誠意密契冥冥自有以符之也佩
服之深滋畏山壓繼而增益米亦聞公哀近信高明行李
既獲豫知而公哀亦旦夕可以相見喜慰固不能勝而策

之甚疎亦不為愧也

又

自有遷居之意宣城勝麗夢寐不捨尤盡見樽俎談笑揮毫凌鏢朝夕雲烟香藹之間而又人物相先後不減東晉盛時未論得見之為榮過而一念所及况如仙去方且力自策勉莫得於一兩月中不圖高明驟有行色豈衰蹇不類造物者固不與之全邪良自感歎

又

比得之公袞乃審促歸甚堅確雖妄意必從此來而所聞程約近在半月日間公袞亦云廿月十二三日可渡過此日夕企佇杳不得耗竊謂宣與金陵別有捷徑恐公袞由之以歸而性之亦從此往矣亟作書并上尊府書將專遣人持達邂逅涇縣有歸便頗的即以委之定能不沉墜否
孝、系吝之私茲可量已

又

伏象寵示近詩開緘已如闔室得燈已而申絳諷詠端若驟出沸鼎中而清風四來醍醐甘露相繼沾沃也欽承有自来至此尤覺逸駕愈遠而高步爰、雲霄之上矣追逐瞻望其何能及擊節之餘益歎勝流周旋妙晤日有相契景向妍味尤不能已比亦以俗諦撥置不遣輒時、自投佻俛方呻吟時似有可意處殆錄出則反令人作惡固願求教匠手特呂老倦勝染極艱彼有愧于憂忘也

又

叔弼云亡固當致吊而彥立平日尤學德麟雅好亦願詳細作書周翰中間得一書未嘗蔡致君父子不止當作書亦作吞數書須稍情意鋪叙力輒不遠更俟乘行李未到間試勉強也

又

不作書咨候已復踰月日計命途遂參武周旋之勝竟為猥瑣憑凌而其勢無異拔山行止非吾所能及良自喟歎公哀莫夜過門如夢寐間青都紫府羽衣玉簡之接所得纔數十語疊、淪肌浹髓靡不使人心醉亦無異寶笈珠囊中所紀而斗覺烟雲蔚蔚而來擁老境何堪殆是一報

緣地鼎高遽有所期遇也侵尋所自来固無功行可資特吾性之極力挽引乃茲妙契其為感幸但深未易負荷之愧尔以故尤恨杖履回旋几俎雍容可與同而輒自窘也春物爛發故都登攬是時拒謝風流沈杜雅致參次先後臣奉吟嘆日來為况當復何似或聞朝夕遂還侍下得是信固然絕不知所遣既而又問涉秋復來則收之桑榆猶有後緣之托尚莫行李順途諧庶一面之慰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七

手簡

又與王性之

卜居初荷委曲勢須身到乃契高義比既差池姑俟及門
方能披寫遂日幸一日亦不虞踴躍至是也公衮來一席
間十之三四在是事纏繞細絳無不飽足人意使其自履
之亦未能必爾於是又知先為之容非咫尺可巨諭感月
終或出月度可以成行是時行李必已遠矣緒餘參期豫汲
留滯之歎既歸侍下涉暑未必能遽還定無搖落之初必
近耗有近耗或遂過此猶及面叙

又

去臘已間途為路西曰訟特見及遂遭挽繫迄今未見其
歸非身與之對則不無噬臍之慮是乃如拔山者尔詠懷
登高臨遠晦明杳藹之興俱而窮探力取秘奧幽深之必
索又復人物所同莫非氣類之勝付畀薄厚固系於人佞
是一毫髮不容妄得也每念及之但嗟惜自悼而已其傾
倒追逐已成一方極則之事異時猶擊節以乘其後或能
俛倪次第以副都人流傳之託是老境之幸也如何

又

日者稅鞅適幸密通舍館曲記不遺屢枉存顧薰然相予
之意歡若平生虛往實歸所得於抑揚間亦多矣少別遽
復改歲江上不晚塞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以盛義不可忘

特未有旦暮恭承之地瞻望門庭倍深馳遡

又

傾向門下非一朝夕衰頹不類分從所無聞以老晤詠一
時人物如隔世外君子何緣得之乃先存顧周旋禮意之
厚遂欲收之以託氣類感遇固無以自名其如應接不暇
無異放舟剡溪一何峭崿透遂千里萬露之多邪愈叩愈
無盡庶幾桑榆終在末執

又

頃得高文幾至成誦常謂德與俱進每歎奔軼絕塵不可
得而企及矣倘辱未忘盡畀副本使得諦味矜式其眷契
成就之賜雖老矣猶知興起也自到江上筆研幾廢縱有

之不足說匠手姑俟編錄以投至鑒庶蒙不肩教誨成有
呂上副也

又

向自當塗歸道途令兄方知行李留滯東陽尋欲專遣人
咨候關中無得力竟爾鉏鋤遂約少回歸軒且渡不契念
之殊不自堪蔣山清老歸來猶未得一見然聞前日的客
賦詩累日甚恨矣此况于今。誦之近著想已滿篋固未
敢率易有請萬一流傳一二使得咀嚼以滌沉滓似未峻
阻也老倦下筆往往不渡如昔雖使止于此終當騰出日
幸指教曾詩亦未檢得併須別管專便次見亮

又

比幸披展適以秋成急於寇盜之至曾未得博探力索少
慰欽慕別來固然迨訟何及車馬留東陽幾時先約王元
均父子俟歸之途便一報當遣人屈致以幸莊居累日之
疑竟不想副良自感歎村落間了目前事尤不少輟欲作
書咨候不止無便亦無斯須好况竟辱枉教而不腆弊志
遂落第二其愧何以為控稠重十餘幅字。皆我驚策不
謂晚節有此勝遇但無以仰對滋不遑爾乍歸又當改歲
人事如蠅毛然未果詳悉具報續當馳謝次

又

日俟私故少休一尋訪戴之興因以識荊州之面春晚可
期未應有是幸會已否金陵無名廢日尤非老境所堪但

遲莫可虞求田間舍不無荏苒為妨歟焉此懷一念及之
不覺汗下恭惟定省之餘圖史環擁從容古人感慨之際
旁揖勝麗以永佳趣雖江山不足呂契雅懷然上游之據
皆當日名流登覽之餘陳迹班、可紀者按籍與俱其味
宜如何哉尚阻追隨臨筆倍深依向

又

久不通書固非得已當舟車會通之地而藐然情不接于
上下以不接之一身而應日生無窮之事變加之衰疲憂
患之餘其得一出八息為可休而樂者邇生豉勝晤但時
時擊節賞歎而宣心寫妙不能回於筆下坎非常情之所
及僅自知而感歎爾高明渠得而諒哉忽披手示累幅息

勤方管鑿奪死號噉哀祈之際中帝一閱灑然不知烈日
流汗窘蹙之在我也絀絳所命愧不自容其降意俯求固
知虛以受其來若谷若不足皆未易况之而施之非據抵
劇慙劔大暑不審日來定省講習之餘起居何似病者偶
不死今猶在衽席間太平舉葬只尺用工又復秋收是時
非身履之皆不能濟行李在問念一到其地無復備馳之
暇草畧申叙仰冀矜矜絜筆不覺氣長一丈

又

伏羲寵示所集六一翁遺文并蔡君書與其編次東坡老
南遷後詩文摠目且俾附名其後及序其前皆巨題也固
當以不敏求免然二公不可忘也每得其緒餘之傳無異

自天而下况探索討論超出物表非豪杰之勇疇克爾
輒勉強索課錄呈左右為用則不可但此遇不易得其高
明之既其可虛邪所留背軸素紙適茲紛擾未敢下筆俟
至宣城或能乘興忘恐斤斧不棄未為定槩也別集三冊
摠目冊背軸一卷同元帕護附來介持納幸祝至

又

投分高明每作書即款巨細布之呂故尤不得間於搶攘
之地仰佩見賜倍深愧歎詩軸日置几案間不自得則必
一、歷日撫其成誦者呻吟以自寬非特為我矜式寔一
時之良藥也比來撰述必已充牣篋櫝以超軼絕塵之資
而當賢父兄之間一舉足便有數千萬之達况山水之勝

天下卓絕之境適為朝夕之助即早時妄意亡兒之養獲
奉周旋雖瘡痍已廢尚意因見而悟如有借於豐草長林
或少振於躋攀騰躍之便爾適茲見嗇每念及之但深結
似非人力所能致也何時一面向風耿

又

適方修記左右端使被問垂諭周渥感刻未易借况伏審
兩寒起居住勝衰廢久矣分同腐草一旦頓回生意則退
之所且推譽侯喜之語茲服得之其佩服尤非所據少頃
欽佇降屈

占叙

又

天氣未定於渡江

里此固不可不避就而私淑

如漢集 卷一七
之懷似物理有以見憐故適投雅意所命也慰、幸、見
微拙語寔畏巨題又諸作者截斷路口殆寸步不容進更
俟牽課然志未敢自必于可以指出爾惶、悚、

又

累枉教翰愧不自堪不獨光明頓回節屋而組績錯縱
橫炤爛寒鄉未始也慰幸何已少間恭惟起居佳勝見微
拙陋屬思几不聯接重惟推借之重不遑避輒牽課上呈
始奉一笑不必留也餘容面致

又

早來款作記恐遂行始遣人闈問已而知尚遷延亟且繼
綫必未獲浼徹遽被翰墨委誨諄密尤畏俯求之重而哀

策未易為據也雨勢未已道路艱梗恐人力有所不能勝
更須留宿以俟也然黃山亦自盡虛曠早來伏惟體况清適
方圖僦所肩輿以奉佳趣庶接臨分少款以慰不能遣忽
報田間所積微米水上危被衝注窮餓之水火不免輟呂
赴之厄會凡皆類此似是造物者必款見乘渠可力勝邪
向風不覺氣長一丈

又

破甑敝簞疇復見錄委曲終不然忘則定將何施可以為報
家間至於重復豫計是行似厄會已極矣不然安得平生
所願一時際遇併得之如是也墳山石刻打未足方款理
之止有三本并羅氏表同浼哲匠餘者續附呈次遣叙非

所工正賴詆訶不妨筆次有以下及也欽企

又

向承見徵跋尾倉卒以奉來既不謂刻石為寵又煩背軸見極展玩愧悚尤佩勤眷郡守記前已得之該載詳盡寔一方之幸紫烟之作真大手筆也父子翰墨相先異日想見風采豈小補哉然題名正惠如吏文在處不免倍韻劉貢父如太學直講記以為脫洒今日又高一着可勝嗟咏

又

衰遲款為門下客差池不契竟茲淹晚不謂愛下之餘遽叨賞遇雖桑榆何堪猶幸振起之光竊借以老也日者遷徙所擇寔主于幸義為多尚爾牽制蓋未始頃刻輒忘于

懷艱生固已弗類而厄會見乘初不計物理憑陵乃至于是于其或者飢餓空乏使平日妄迷之誤凜雪殆盡而遂將旦莫親依爰瓦礫為黃金則未定定能不愧器就之賜否邪願見之懷日以為歲

與韋深道

辱書借米雖李侯之義不減昔人而魯公之拙則亦久矣方時艱食遠近所同非若藩鎮廩餼之餘得借已出望外兼蒙專遣津置尤佩厚意共審漸暄日來體力佳健獨力酌來對其來如雨雹其理如蠟毛須少就序即在左右蓋無時不奉思也

與趙彥強

相別逾年初不知行李所稅不得教具問至深傾馳忽辱
垂顧尤愧不逮然遂獲奉晤語有足慰者晚來履况何似
切承暫寓客邸無緣抵造想蒙加察未行因出入無吝見
訪耳

又

方作書披手示周書無復遺意而語妙句秀欽歎不能已
其感慰不待言也湖陰佳處人物尤勝三年款一投足竟
未可得比來無一毫髮系念經思問道輒為病留良可歎
者聞仲權仲常兄弟館置甚厚考強可人處固多甚不惡
也力疾脩附未暇詳悉幸加察

又

別後日聞凱軒蓋遲回所期不忘傾邇自四月末即病奄
奄如九泉下人欲作一書亦復不果然亦未嘗辱寄聲出
處既異雖在咫尺蓋與數千里不少間也念之尤不能已
大暑不審日來起君何似或謂已成久居計隨遇即安要
是樂處為不易得所呂去閭里近墳墓不屑羈旅儻在此
邪何時遂獲周旋向風耿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

手簡

與石端若兄弟

淪落不類下士若與之比而卓然儀容乃獨收錄遂得從容教飾得者皆言意之表佩服榮幸固不得縷。蓋已期于必相亮久矣于是方圖中慶愧無以藉手而大軸雄文遽茲俯暨禮意之隆已不勝其荷戴而屬詞典麗盛哉久不見此體制真燕許緒餘常揚而降以至揚劉晏宋皆不足道也得我矜式滋有衰老後時之歎更當紬繹以遊千

駕

又

久聞謁告歸跂首而望何啻為歲以日為歲忽承捨舟無異
自天而下亟面就展以涉冬組眷奔走乍還家又一番目前
事倥偬輒未暇及作書申叙亦索於紛擾之際曾未獲詳
細差池未蒙委報向往之深於是不然猶豫方周旋歲計
酬對遠近橫來之問款款門第與再具書皆渡不逮惟是
拳、滋不能已忽枉專教恭審日未體力佳健偶止孫小
祥津置骨肉往金陵作佛事修布殊不逮意仰觀加亮

又

此者觀光稍款方禮成樂作之際想得于古人着意命駕
處為多博我未聞方切跋詠而乃牽制如此可勝悵仰間
審已具舟特如親膝遂服相遠我勞如何哀榮止候月初

家人輩歸即左右矣兼願致於筆下者筆下之安能彷彿

又

不相問未始許久目前易成因循不獨高明然也其如老
病杜門無時不奉思以奉思故筆次不得無望、來問遽
貽如獲款近特達出於盛意資畏責已反輕約也伏審日
來動履清勝或云不晚赴燕設若在田間必相失如在月未
當幸迎候

又

遠奉先所枉書教罪戾叨漫為冒昧然迹猶在赭衣中而
儼句褒予過甚伏讀汗下雖朋友之義以得為喜其如榮
榮焉何堪未易負荷謹留以永家傳續當奉課上報次不愚

禮意隆厚非君子推借逾重疇克爾、併國為謝有愧倚
馬輒先布其畧

又

大軸賁耀似一旦躋我於雲霄之外矣末路有此幸遇豈
造物者憐其困頓之甚故特有以振之邪至於親寓美翰
濟以異國精楮古數優握倍深慙劬別容佹佹絀絳惟其
不能故復於見此

又

晚暑起居何似習儀罷必無事比孫銘督迫急幸得於玉
趾之便輒往望那工夫一閱恐有不穩處幸一見教無
相疎薄也更有一事請益先大門舉制策在何年是時先

進所業用舉者否然國史中則又聖七年特下詔用舉者
先進策論各二十五篇命從官考定而後召試又記得曾
讀先大門集中已有進策論此間無文字可檢所見止是
閣試六論并御試策爾無惜開曉明出必早幸遇此早飯
而去亦貴少款也閱畢并周詩見及

又

昨者承示佳紙便當奉命為家中几案更移未有下筆處
又惡字不相對不免為物所奪款少待修造定疊作之自
使人送去也必不敢蹭蹬兼款作書謝不過爾幸察孫銘
而蒙斤斧望貶付款遣其僕也亦待換了人頭處如何
見教見教曾門是真廟第一次策試只不記得甚年也錢

子高謝制舉啟云 章聖臨軒先臣首中睿明出震季氏
登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一門之內並進者兄弟以此
可見爾得先誌可攷也

又

今日得久若書并置到海物書中不說歸早晚定來但聞
已請長假則遂不復再至都下恐是少躁未應如是必有
家書到左右專人何日回切令至取報柯山銘獨樂也記
偶作得皆不滿意然不敢指出方欲附去而從者適來謹
上呈敢望斤斧付還也恐須金篇不入用尤幸諒告則可
以別作求教乃見益也至祝

又

眷聚萬福親庭必常得書久若尚在京何多日矣若虛遂
權作安亦主佳何必去住自縛也佳篇警策但愧糠粃之
在前六續再和奉呈次盧居悚感便望與籌度施子良約
月未到亦不出宣城湖陰也日來金陵人連有專人相稅
方猶豫豈可失吾友哉次第宣城不成周王二居到遂為
湖陰老矣但恐居成而昆仲起在顯途頓失依附直宜
酌中蓋未脩築間日月尚久盡圖其難繼也

又

少間聲問伏惟起居佳勝哀陋叨蒙過辱見慶形容諄寔
祇佩增畏輒忘其鄙而苗效管窺之報遽叨過委愈重不
腆之負悚息滋甚職務薄遽上阻披承系詠尤不能已後

日投箸便可行且何惜頃刻也

又

今日偶食新姜蕪動小腸氣適方小間遂方得卷不遇書
託人粘紙作圓封未竟間辱手示感愧不已又獲和篇押
韻至此古人未知能到已否東坡每於此尤留意恨其人
不得擊節驚歎也更俟莊間聊作青唇一笑明日千萬訪
及喫飯了去

與友人往還

哀陋過目延予不燃之灰乃有亘天之焰殆非人力所能
致也亂道漫寫出時自為笑豈足浼瀆更荷諸作者拂拭
皇恐自非吾人未易至是近到莊上亦有十來首隨過

隨應之語未嘗錄上深恐敬失遺忘亂道冊子不敢不納
便告付還候錄畢再求諸君子指教也孫銘亦在其數元
橐舟上呈其專人已行報不愚書更欲入一小紙望速付
及腹痛未全止殊草草不愚詩未暇讀續附納也冊子與
二卷並領只未收周詩爾得在篋中他日可請也

又

雨意未已輒有寒色適非其令但嗜睡爾美况從可知也
尺牘驟臨如接超然之袂豈夢寐中未即欣激可知矣伏
審已視職事晚來起居佳勝早晚可以瞻奉馳情茲不能
控介還草率展布既謝先辱且及不豫知之愧

又

早來承手示侑以佳句如淮陰用兵多益善至其背水而陣則真所謂變化若神忽然雷轟電激章邯之軍不足破也欽歎方爾課卒偶一病獲告殂不免申宮檢責適方小休和詩遂成倚閣晚來體况何似早晚得以瞻奉傾合

又

晚來起居佳勝今早幾似寒潮所薄急作燥劑進方少許遽奉來誨慰感無已詩句殊不類累和之後自是停畜有餘用之不匱尔却却追逐多見其不知量也必多近著不妨開發衰困寔向企向白醪甚契欣仰初不知有法如此方惠元白侶用數果錄以為况何幸如之更先沾溉尤不

惡頓爾垂涎早晚可道也一笑

又

天氣殊可畏如物縈罩每承遣既真發吾覆欣佩可知伏審晚來起居住勝來韵益工未易擊節絕技亦窮矣遂欲稍歸地分也一笑然臨海縱帆之將有去將何之返如何白醪欽荷定應蕪湖去此遠近恨縮地無述也客去方能作答愧不時遣

又

雨意未解履况何似連日為兒女輩畏怖不款輒去千萬保愛

又與吳長老

霜寒伏惟動履清勝自承愛請固知為必由州中乃行伺候
既到即通問遽先垂顧感愧無已行李定能幾日上道無
緣謁詣但深依向願昌境界純熟風範與南方絕不同正
是一行道為人處也勉旃永為一方作福之主與諸上人
相會幸一一致聲作書不及矣來春夏間或得晤禮

與崇因長老

屏處不多與人往還唯是世外高流不廢欽揖况大善知
識為一時前輩者常恨不能一一作禮不啻幸遇象駕聯
步至於十三人之盛而老師寔為上首未諳得名之應其
親、堂、真所謂星中之月也別來踳踳未果申叙繾綣
遽勤專委特枉翰墨論意甚稠豈勝感戴信後復不審體
况何似前履新正更祈法壽遐遠永為四眾饒益適作教
處報書未暇詳悉別所解免遂命僧持誦為禱且致厭勝
以祛其惑連得二篇發棄多矣牽課艱拙又爾搶攘須至
作隔年還債之計也呵、來篇益妙欽降不已

與承天長老

早時屬望固知在處必得相逢累茲見契自是因地有自
來殆非眾人可到也既深慰幸亦以脩信行必為無力爾
別便當作書申叙初則偶為事奪次則家難遽及踳踳眷
緣繾綣倍劇叙系春晚日來不審接物利生體况何似門
如市心如水此是古人境界後來亦有拈者要是真能如
此不知誰肯承當已否稽首光明可量歸向

又

伏承惠顧特以專介墜問長戔短幅似於三門外見我定奪是何心行也諦味周施且激乎方廣之內既愧且深感激貶所固無足道但煩惱遽來無力量。可以負荷徒有憊于道炤爾尚冀因風不忌發藥漸暄門隨分擾。甚攀企也回祿遽神於我輩家似非其地然不至踈失驚恐否方薄用被除誦經呪以慰安之早晚少休當期款奉不一

又

稍踈相問馳系可知晚來起居佳勝昨日蒙枉傳句方作報老革云少故急歸不相待尋遣一借兵持拙語并簡徒手而回云傳語謝簡更不答固深疑之自早其人來因

宿留至今不允咨叩得報果前所陳不達今輒再錄上呈

過蒙委諭悚

又

適來附所遣持簡并押昨日通問者去對會沉失方愧紛擾亟沐垂諭并枉和篇皆青都紫府之語尤愧非據寄顏無所伏審晚來起居佳勝幼稚輩一起一倒極無况其謝踈畧想蒙深炤

又

晚來為况佳適幼穉輩恐佈追念緣疑相染殆不知圖上記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九

行狀

胡叔微行狀

故朝請郎直秘閣淮南江淝荆湖制置兼運副使贈
徽猷閣侍制胡公行狀

本貫常州晉陵縣

曾祖寀故贈太師沂國公

曾祖妣沂國太夫人李氏

祖宿故任樞密副使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恭

祖妣蜀國太夫人吳氏

祖妣魏國太夫人何氏

父宗質故贈少師

妣平原郡太夫人施氏

大觀元年妖人張懷素謀叛蜀人范寥詣闕上其事有詔置獄既伏誅乃迹其昔所經之地以賞以罰而得其常寓蘇州通判呂淵家寓時能呂其術自誨而莫之誰何獨兩浙運判胡公察知其狀將取以付獄既覺即轉徙他州公命劾淵捕獲素邂逅得罪去輒已以故就起公為提舉兩浙常平等事俄還公舊物或謂舊物不足以勸功又進公一階貼直秘閣遷轉運使先是公措置兩浙鹽事有勞復南東歲計方有所因革而總其事者久難其人朝廷知公為可任遂以公總六路為制置發運副使而虛其所共

事者不除意若責成于公而不欲分其權續又命公兼六路茶鹽事公固強敏至是愈感慨砥礪會兩浙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學事提舉常平提舉市舶提舉澳閩等司知杭州事皆闕官詔以公權杭州仍兼領諸司其地當天下一舟車之所聚又復上方營繕凡數局泛遣頭索接武而至冠蓋旁午賓客滿門詞訢叅華四方人物情偽多岐證逮散漫門階陞席駢肩累足率待命于公而公耳受目應口酬手畫無不為足而去總一頃久而其迹如掃早時陞行充斥至有累數年不能予奪者公一語而決未幾三院諸邑獄遂空迄公去無一囚之繫風聞諸路不觀則恐文移會應交馳于道毫髮不敢隱亦不敢踰畧刻於是六路事巨

如漢集 卷一
細無不舉而東南所至如公寔臨之朝廷益知公才而上亦屢對輔臣稱嘆而已而公去吳越東南事非公所當領者多特旨委公、奔走抵命兼晝夜惟恐有所不及寢食几廢而不知有寒暑風雨之避俄得疾遂請致仕未報而卒享年五十一大觀二年八月九日也上聞報為之歎悼廟堂尤以東南之計未知所託而嗟惜之贈徽猷閣待制常賻外加賜三百匹勅所葬州具襄事諸孤以大觀三年四月十七日葬公於常州宜興縣善繼鄉金鐘之原公諱奕脩字叔微平原君夢異人降其室而生右股有黑痣秀眉明目表、群兒中能自警拔文恭曰是必能世吾家因命名以訓其意既就學尤激昂奮勉文恭每退朝廷諸孫

列下坐課誦所授書而親為策試間摘其義以問精而不失對者設特榻置酒相與勸酬如賓客用以為別公多在所別胡氏中表遂不敢以常兒待公以文恭恩守將作監生簿官制行換承務郎十遷而至朝請起家監秀州稅務姻黨有為部使者繩州縣甚急既到公迎見曰州守固長者然務寬大任僚屬皆得其所長以舉職事願使君少留不憚毛數而髮推之有一不如理請以欺罔受責使者曰少年得無以姻契故給我乎公曰度使君必不暇偏及即具魯目選其、而按之使者笑指稅務曰姑以是觀君之能亦臣驗君之說又曰第前往行且至矣公曰幸得從使君以往庶幾知我不取具于臨時也比按視得自公到官

後歲課生增三倍簿書纖悉如律使者歎息久之固勞其
守而行監洛南稻田務未行改太府寺勾當公事管勾出
賣樞密院封樁物帛就差剗刷兩浙大禮上供錢帛先是
朝廷每有事於郊廟則有司預選官分遣多因其人以私
之姑取文具以復命至有冒請給至踰年不報者公在太
府封樁局遷就貿易屢奏成效上信其能下不為擾乃以
命之公據籍詰索無一毫得隱徐為區處取其所餘而不
奪其常計欣然得其要領遂先諸路以歸而所得之數輒
倍之河失故道議者謂其流或東或北 以利害相乘
亦交相興後務勝其說其費不貲而至累年不能會朝廷歛
知數而會者未知所命僉謂非公不可即命公以往不

踰時而上其實監城南炭場公因請不外執政曰不欲君
稍遠姑以是為命之地爾第少安之儀鷺公之帳藉名存
寔止後故闇不逆以備行在乃以公兼領公曰積弊殆不
容鉤攷少驗之則主于役者皆當坐重辟願捨其舊而新
是固請自今日為之正既報可德兩月藏貯有地出入有
經近以顏色增浣而燦然無一物不類創造者下卸之後
常不給而雇募夫力以足其數朝廷患其費而不能其華
弊又命公兼領仍兼京東排岸司閱籍得：以賄免者數
千人寘吏于法而自是不復雇募排岸獄繫一舟兵至二
年晚：械問且死矣公見之惻然涉其案蓋已三會赦矣
但官未嘗省而吏不以聞故如是亟命釋之遷司農寺丞

執政不悅公者改公監進奏院又呂公通判延安府然終以公議不敢出公于外而留公措置開封府界京西上供柴炭異時白波輦運司以所漕舟應他用漫不收還亦不能增置以登其額省曹吏謹五日一催而不責其報上至禁廷後京邸高價旋市以應用內外相於火莫之察公上其弊收散補壞罷冗占兵三之一於是舳舻銜尾而歲計沛然有餘矣崇寧初上意以謂先帝政事屢變更致祖述憲章之志鈕于異同之論乃相令太師而置講議司討論潤色簡寘僚屬首以公為檢討文字以公練達益事而東南為重吳越之利尤為重乃以公提舉措置兩浙鹽事公以法壞之久非家至而戶曉之則無以達上意輒身自履之

山行水迹雖人迹罕到之地亦不捨乃嚴封守謹出納歛散以時火伏以限賈賤不得而私而止命皆轉為良民矣山谷間有至老不得鹽食者亦皆沾足歲中羨課以緡計得數百萬捕私販賞至不支一錢杭州已停配軍顏與元祐中為州校主秋倉輸租專覽輸戶米為代輸一日監官以其米惡甚不為輸與怒集不逞數百輩即所輸地歐之前為守者黥隸他州御史希宰相旨論守為不法詔釋之自爾益無忌憚廣收請鹽抄以葉塗之而用既毀抹賄主者洗去藥而再用雖老於其事者亦不能辨積累年其欺數至不可計人或知之而終不敢發公因會已毀抹數得其姦而上之特旨黥嶺外盡沒其家財以償所欺有司第

課巨公為諸路冠就遷轉運判官仍兼鹽事睦州遂安縣
胥造大宅豪佔民地民屢訴州縣憚其豪不為之直公命
拆屋遷其地蘇州吳江令操下嚴而察胥徒病之求所以
去令之策不可得有揚姓者偽作書留別其家人云令遣
我造舟怒不倍備而楚毒備至我江死矣其子訴于州
以聞部使者展轉上徹一路喧傳運司具奏牘請公連書
而上公曰苟欲就死心不告人且死其屍渠何掩耶遂以
是罪令則姦得以售而官與吏將抗矣檄其縣多至購賞
以捕之果得于他處公以職事當見上以稟詔促公入覲
忌公者乘間起事協言路交章公腹背受敵力不能解遂
坐廢于家中揚州杜門絕賓客歲二年或曰公胡不自直

使朝廷知為仇人所醜造况曲折如立五指不待數而後
知也公咲而不答俄有詔起公感激稱謝曰非陛下因事
如察則草木蝼蟻之微豈得至此地况親承顧問披眷獎
之重耶具言懷素輩不足以况狐鼠但久在江淮間知我
無披故爾狂率遂陳天下承平久但留意西北而不復備
東南山川屈折風濤出沒歎聚得以為險當知因循為害
甚大也上人曰東南習俗猥交因緣為吏而又家世相資
在官者何以制之吏強官弱非痛懲之則法在其股掌間
矣方且畜之鄉宜審察此患後有詔開帥府置望郡備完
城壁教習水戰公寔有助焉既又盡逐監司州縣胥募等
第人戶充而公亦入境首取蘇州二吏素為懷素呂淵囊

橐者奏黜之以隸遠惡處昔之號為強狡者多謝所事以去至有更門戶以避者朝廷以懷素事初有旨申男女結社念經不如常之禁不覺察者增其罪名州縣畏或累已凡持數珠偶同坐者悉逮捕吳越雅相習至洵不相保公令必夜聚曉散十人以上逾旬不罷者先告而後報下遂安有恃蔭暴橫閭巷間目之而不敢狡者適至庭下公號之曰爾非伏路虎耶吾在此吾正欲得爾以肅衆人苟能更心退悔不害為善良不然必不臣常法寘爾後公過其家呼出果自聞令悛省刻約不敢輒出配軍因思鄉而歸隣人每持之以取貨又欲強娶其女方猶豫中遽歐之反誣以殺已邏者執與俱公得其情貸配軍而杖誣者兄

弟單田縣不能決而訟于公呼使前而告之曰吾君方以八行旌誘而乃奪天倫之戚犯聖時之教不期賞勸而務快私忿是何意耶即相持揮涕羅拜而去富人三兄弟其季已死二兄欲併其資產誣季婦以義絕罪而出之累訴不得理公喻其父使訴而還之即分所有為三命探于途下婦果得所欲者聞者以手加額曰陰其可欺即特煩我公生之爾獄因有連逮至百餘人以情未明故淹以而瘦死過半矣在者亦僅存視息公促其獄有司執以不為可公叱曰推數年而不行尚何待耶即出以待之請于朝俄報可方時禁小黃錢如束濕至有投隙伏之以誣奪人物者猖狂日熾行旅几絕迹而北闕為甚公捕其魁黥隸

千里外餘皆籍為軍道路乃通群盜白晝公取人物相夸
為能號白日鬼人不得安居公召至連下命與邏者結為
保任令曰一有竊發并坐爾曹而先簿其資儲償失物主
而後責其同捕賊用是屏息居人至戶外不閉無賴輩以
賭博為名誘陷良家子往、至破產俗呼松子量鮮衣美
食自相為曹在處有之而杭繁盛故特甚入其中者初不
自覺計所得隨手分散以鈴衆口而把持之號分子錢公
張榜于市立賞許告犯者給例物招刺為軍由是遂絕昔
被誘陷者與其父兄出拜于道間以謝公德錢塘有善水
者結為私渡所載可取則至江中故為淺溺而取其物歲
以水死者甚衆公增置官渡而絕之青龍之大姓陳晔故

司農卿倩之子有官不出仕憑所持畜兇悍輩為廝僕結
連上下廣放私錢以取厚息苟失期會則追呼執繫峻于
官府至虛立券契沒其貲產甚則并取其妻女間分遺所
親厚遠至廣南福建至死不得脫公請于上詔取胥編管
湖外而黥諸僕以配惡弱之地又索其所遺雖遠必致移
所在因使人護之以歸狂人趙天啟陰刺人長短造為飛
語以幸中傷以是入官亦以是所至事之如權要又隨其
處題寫窓壁動搥譏訕天下皆惡之而無與對者公密疏
以聞詔竄廣西杭人既德公甚相率擊登聞鼓諸公即真
亘浙東西多畫公像於浮圖而立祠之或香火于其家每
食必祭其去也扶携涕泗或遮道或挽其車不得出公給

為暫出巡按嘗復來乃得登舟而又爭其舟不得發至夜
開闔方能出所過壺漿花紅夾兩岸老者執手爐少者項
拌香烟相隨不間斷呼曰願公無久于外卒為我父母也公
治杭其政日有可紀而其著者如此大抵不為姑息不立畦
畛不邀聲譽一切以身任之而只知有是事而已維家世
榮顯履踐如寒士自少喜周人急聞人有難處之事必委
曲營度而期必于濟胷中無留物人有不及未嘗不忠告
或護前文飾則面折之雖取怒不已其歸蓋主於愛人之
深而推恐其不返以貽悔吝也事親孝篤於兄弟朋友凡
宗族鄉黨一以誠意接之方其盛時遇之或有問及其淪
落倉卒之間際則周旋所之無盡力不營生事不侵長物

在杭尤謹日給飲食外錙銖不及有托于公者亦以是謝
絕視其外若甚封殖而家人僅免飢寒兄弟有無相通後
舉公葬諸孤力不足而兄弟皆出力以相之從叔父脩簡
公欲以恩例及公、推與其長兄平居遇盛冬兩巷雪里
巷間告飢則必計供家外盡散以給之所活前後無慮萬人
里人朱思之子死無以斂公為買棺仍葬之思之死後如
之包孝肅公子後與公進奏為代後以罪去貧不能舉皆
取給與公所善曹百禮寓京師款赴官而妻病且方就蓐
至衣食不繼公日過其家物、應之而又助其行辟召微
問李儼為鹽香司屬官儼問夫婦相繼卒于幼方病公力
辦其後事仍資其子而遣儼病幾廢公兼其職事弟使食

其俸而儼固未嘗去姓席其率于揚也公時在遷責中亦
為之買棺具舟貴人子以非嫡出役于一庸僧且殍矣公
為收養如子女奴既售知其家世且猶處也呼其父母捐
所直而厚遺使嫁人鹽法既新前日般載脚乘之費責償
于主枚舉其家所有猶不足于賞累然相系出入官府而
無可免之期公為奏而免之舟過其州聚千餘老幼婦女
相雜夾道焚香迎公以謝公在朝廷改當五錢為當三以
制私鑄市肆晝閉民間幾至絕食公曰良法而不能奉行
恨我不在其事也適有米斛盡出以救之井市交易如初
抗之公節費倍他處責賣醋之息尤甚故事統以數十羸
老之卒巡門就市日額不登則治之甚酷至賣妻女以足

之公曰錢塘酒課歲以三十六萬為數人食醋多於飲酒
而區區近取給於有限之力又復強所不能徒使之坐困
而無以取盈若募人買撲則所得何翅此數即具以聞村
落聞追呼多州縣承帖家人三五為曹被酒夜叩人門驅
曳叫呼民不能堪公曰募役之法蓋朝廷之美意人不得
以橫議者特節外害之而不知禁也公命立賞擒捕而請
疏為令二議皆未報而公捐館舍後無繼請者人皆恨之
發運司藏百餘艘以備奏計每出則延袤數里不絕平時兵
坐食所至為困而所過無異螟蝗入境縣鎮之類倉庫幾
至一空公計合用數外僅取十餘艘而已朝廷以轉般迂
繞命轉運司直達而上計所用舟多不足公前期刷諸路

積欠錢盡以造舟得千艇公濟其乏江寧界接真州江南
充濶而多暗石風濤一作無可避之地前人開李家漾為
備而歲久汙汙雖魚舟亦不能進公首命浚治不十日而
巨艦可藏到者無不感嘆公以先見之明晚方進用常若
惜分陰以濟所事聞語人曰知無不為臣子之分守也既
委質而仕則身非我有若天假吾年庶幾不愧所遇不謂
公隨地抑揚小夫施設卓然一時之所難者繞見于杭州數
月之政北上自人立所以歎息不已而贈恤至于絕僮也
疾已革猶若語人曰王事雖暑豈敢憚勞聞者皆為之
出涕計開錢塘人相與命即僧舍發哀受弔於生祠地仍集
衆力度僧以為冥福歲以為常瀕海鹽戶有為之服喪者

娶鄭氏封仁壽郡君尚書右丞雍之子有賢行四子績繹
紳維公為篤信因果平生未嘗殺活物在杭時因其人善
食鮮多細碎水類日不下千萬公諄諄誘勸食者遂絕而
業者為改喜建立叢林請有名行僧住持吳越號六伽藍
主之者多公所命大通禪師遷化公以私力致供邀其僚
屬即其虛焚香作禮戒諸禪刹次第薦嚴特表其素詔加
謚號賜塔名歲度一僧以專洒掃少嘗得一疾醫不能工
日以為虞默有所禱期過人以收其功忽于道衢中逢一
窶者鬻紙樵人爭市之而不與偶見公獨授之比開乃公
姓氏年甲公異之遂約同過酒肆追其步相去纔一尺許
逾時不可及既飲告公曰汝有病吾為汝治之必效出丹

一粒公服之立愈酒闌又語公曰此去二十年當再相見
非申年得申姓人不可說果至申年得申姓人公始與語
而遂傳比疾革寔二十年矣又嘗夢有所授既得疾有二
衣如童子狀侍公左右時有見之者後因追薦家人具黃
錄醮於所結生天堂上得甘露教斗鄉人多取而食之嗚
呼非自信不欺積累深遠其報也可復如是耶胡氏自文
恭且清德懿學奮身遇主方在位時以一物不得其所為
已憂每推以教人曰必以是為本故其子若孫多能行其
所聞則其陰功在人者可知矣至公又能格以至誠不苟
雖不得年不得極其用而四子端靜敏克森然平相發揮
則其所鍾固可表見矣亦足以為學士大夫之勸也謹狀

大觀四年三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狀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十

墓誌銘

折渭州墓誌銘

淮康軍節度蔡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蔡州諸
軍事蔡州刺史涇原路經畧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
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西河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寔封四百戶上柱國折公墓誌
銘

夏人自元昊已來服叛不常維朝廷務為優容然疆場未
嘗馳備熙寧初出師鄜延方時公年十六七已能從軍斬
獲至是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兵間每戰必克屢立奇功

恩威並行諸將無復居其右故能被遇上主秉仗旄鉞專
制一路既去復來迄終于位兵民懷之如父母朝廷倚之
如長城信一時之豪也公諱可適字遵正其先與後魏道
武俱起雲中世以材武長雄一方遂為代北著姓徙後河
西有號太山公者因其所居人爭附之李克用為晉王知
太山公可付以事收隸帳下凡力所不能制者悉命統之
而能輯睦招聚橫捍西北二虜封上桂國以其地為府谷
鎮又以為縣為州為節鎮更五代皆許之相傳襲其子次
至御鄉入 本朝尤為 太祖皇帝所信任數
下詔書獎慰賜資不貲是生鄭國公從阮生禮賓副使德
源生諱惟讓贈左清道率府副率則公之曾祖也祖諱

繼長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左千牛衛上將軍考諱克儁文
思副使贈左領軍衛上將軍公生數歲尤羸弱歲不能勝
衣獨千牛識之曰奇兒也後未易量已而果聳拔絕類沈
厚有智畧敏決而斷以功名為己任馳射超軼殆不習而
能郭逵師廊延見公而歎曰真將種也遂薦之試其藝于
廷中補披帶班殿侍就充廊延路經畧司准備差使從种
諤出塞遇敵于馬戶川賊有以年易公者公索與鬪即斬
其首獲其所乘馬進葭蘆川輒大俘獲遂有名行陣間朝
廷既成綏德夏人遣其親信楊已良者分畫地界經畧同
命領軍就收其要領而以公從行公語其間其反復屢折之
已良至不敢仰視立界堠築中山堡而歸即以領軍治綏

德而留公為之助新造之區營置多日地歷賊境所舉非
一朝一夕事凡巨細公必參議而後定至今不能改易願
軍捐館舍乃出仕為烏波川堡把截舊用漢番捉生戶更
戍然有力者家居而自便貧乏者長上而無糧公曰弊難
遽革姑令居者月輸以餉上者兩以為便辟安南安撫司
奇兵隊將勒所部過谿洞肅然秋毫不敢犯以便親求為
滋州永寧關元豐五年鄜延進討辟副軍期為五隊將戰
三角嶺收沒米脂城獲級為多間自安定堡摺運糧草以
赴軍前賊邀我於蒲桃山公獨出擊敗之東兵久不得食
數千人于盧堤門或曰掩殺可有功公曰飢不任役而苟
為逃避者非叛也單馬就誥輒發鞞相向公曰爾輩何為

而至是得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于異域之鬼耶遽回
所向而喏或至流涕曰得公一言遂再生矣公各遣歸所
隸遷第一部將從討金場白豹戰六掌平下葭蘆入義合
皆先登斬級辟環州洪德塞主權第二副將破訊于野鷄
塞先是平遠塞番兵多逃匿及已勝兵而未係藉公鈎索
而藉之得八百餘人騎自是無敢蔽隱遷第三將破曲律
六掌平又破安州川改第七將夏人將併兵入寇公先得
其守烽人姓名乃給為界外點烽首領就以所得姓名呼
出而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倍道大破尾丁磴斬獲萬計
回過檉楊溝遽下令第三溝下營皆曰日方午到漢界猶
三百里不即歸可無後慮邪公笑而不答渡選兵臨溝持

滿又分勁騎據山西賊果躡吾後與選兵遇而西山騎乘
之腹背受敵遂之賊既劔乃大舉而來公所提兵總八
千自啟樓鋪逢遊騎轉戰至馬嶺公度賊未能深入乃取
他路趨洪德邀其歸路分遣二十騎屯肅遠入洪德川公
設伏以待伏發賊前軍亂後兵為肅遠所制斃匹馬隻輪
不得返偽國毋踰山而遁衆相蹂殘赴崖洞死者不可勝
計輜重盡棄雖帷帳首飾之類我皆得之夏人之敗莫此
為甚進環慶路兵馬都監時元祐六年也移徑涼第三將
擢知寧州改岷州兼安撫又改鎮戎軍與師臣議不合朝
廷是公初到而未備也巫屯羅山以覘我兵以麾下兵大
破之由是累前後寔功積官至皇城使成州防禦使復知

鎮戎軍紹聖二年以公知簡州兼安撫時己未冬詔促公
行須河未凍到官將委公以事未幾章榘師注原請築石
石門峽好水川而謂其地當鎮戎之衝非公不能佐己以
成其事乃請公鎮戎章榘上而後可詔以熙河奉鳳環慶
慶三路兵會經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而聽命于榘近時出師
之盛未有其比榘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而以公為前軍
而副之令曰追賊不得過一百里又曰事或警急勢難稟
議聽行而後報前軍伏路頭重而求援於公公即稟于文
振文振曰好又恐一軍不足臣蓄其銳再約文振發熙河
兵熙河兵驕而貪功主將不能制即報曰已發二千矣偶
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為自全計輒諱其好而劾公以

檀興遠節制案得所劾即下公吏奏到宰相亦惧且惜熙
河之失乃歸罪于公而請行軍法上曰彼方治俟案到未
晚也案上而公追賊纒四十里餘又得報而後行宰相志
曰誕也請從京師遣官以治上難之爭不已即以審覆為
名實則再治也既而不移前治猶卒降公十三官而罷築
請留公以收後効力以公權第十三將守盩厔寨賊兵出
沒葫蘆川公曰此至在乎夏城也日作樂享將士使之不
疑夜出勁兵撓之凡十餘日賊遁去時賊中號統軍寇名
阿理及監軍昧勤都逋皆西界用事桀黠首領也朝廷密
詔公圖之解后以牧放名為會境上意其則瞰我乘間也公
既知即請出兵以所部兵分兩路銜枚以趨用夜半叩其

其巢穴圍匝二酋始大驚曰天兵何自而來又問曰將之
者誰曰折安撫曰我父也幸免我死公即以上恩慰諭俘
其家屬族部凡三千餘人皆許以不死薄所得約十萬餘
計 哲宗特御前受俘百官稱賀即日遣中使賜公袍帶
兵器及以內庫白銀衣幣為藉拜公西上閣門使洺州防
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繼以賞不稱功再遷東上閣門使
其所得地即天都山也有詔就委公經理公以接連一帶
秋葦川南年會地適熙河秦鳳形勝相控制皆賊牧養要
害處若不乘利勢據之異時不能無患遂以秋葦為南年
為州詔以寨名臨羗州名南安而以公知州事兼安撫使
在治七年止以所得部族丁壯為用人皆效死力以捍

邊面累遷引進客省使正為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
為涇原路副使都提管崇寧三年鍾將師涇原以萬人出
巡賊出平夏州圍鎮戎分兵掠山外傳不得歸公以輕騎
尋朱龍勝界隨賊所向而先奪其險賊意欲初扼石佛峽
以制官軍而縱兵大掠聞公之出也乃不復逞既而至銀
冶關而公適頓兵瓦亭寨遂一夕而適適上以傳奏不通
密以手詔問公而命公訪傳所在仍許便宜從事詔到而
賊已遁公條上其畧上覽奏嗟賞傳又請以本路兵直據
靈州徐堡寨以接聲援上召公入覲將面議未行而環慶
請乘西賊無功而歸氣沮疲乏之際尾擊之詔以涇原之
師會於靈州川師司委選萬騎以往然報到後時公取捷

經由葫蘆川廣獨孤瀾漫抵岱嶺掠靈州川賊携老幼趨
靈州時已半夜火明如晝門不得開城內外大擾往、隨
濠塹相枕藉而死明日俘獲甚衆牛馬橐駝蔽川而下環
慶失約我軍勢孤不可以留命裨將當前公以精騎為殿
而還賊果見襲公令少憩食而後行分兵迎戰賊又以數
百騎擣我于西脇間以邀中軍公親率兵出其不意賊果
不利將依山自保官軍掩其後得脫者纔數十騎俘斬數
千人而首領居 三分之一上即從公入覲既見上慰諭
甚款乃以傳所請質于公、曰傳知其一不知其二得之雖
易守之則難若不先削其地弱其勢藩籬完固饋運可以
相接而後畜之未見其可上曰卿之言是也遂進公武安

軍節度觀察留後為步軍都虞候賜賚有加他日再力陳
開墾廣上進築要害之利上皆嘉納俄促公還以摠其事
尋有旨先城蕭關既與傳議不同而凡所報應無鉏不鉅
夏人知之稍點集為備傳又申前議而會未可築公執不
可傳遣其辟客教鞏強公曰國事也帥臣將佐義均一
體苟情不通則不無膠柱項自冒矢石是等事皆在所志
其如勢有先後設不審計則噬臍何及尤歎如帥司所議
未見其便傳度公不可回乃從蕭關之役終快反復而諸
將皆觀望傳亟云賊且至不可不擊帥司檄公曰不管不
擊意將冒此以伸其靈武之請徑以他將統兵兼晝夜出
界賊覺遽襲其後所得不補其失傳沮反劾公為專輒故

敗我事乃罷公管軍仍令條具以報公以所得傳節制狀
上之朝廷悟即還公舊物而上益知公為可委寄也乃以
公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渭州公謂減
泊口磨移隘朱龍烏鷄三岔減井子皆藩籬之要也遂築
五寨以控之自是邊面雖濶遠而如在一堂之上矣又展
西安州增置定戎寨廣平夏城為懷德安興定戎鹽池歲
得鹽七十萬石從始事至成功未常調發而民間不知其
後輒更歎駭曰是何神和兩被手詔褒諭有更其無擾用
副予懷之語在鎮二年拜淮康軍節度使又二年公以守
邊分事已就序將求解罷少休與安逸未及請而轉運使
有以邊面既開拓糧餉不能無關絕請于平夏通峽鎮戎

西安四處分置五百萬糧草倉場公以所費大難之曰如
不得已止可用舊舍屋為用而平夏通峽相距無二十里
可省其一俄有詔罷轉運使又借帥司係籍車戶為運又
款以十萬斛助熙河之計而以涇原隨軍中驢索馳致之
公不從疊是數端故造為可慮之謗以申公於是召公還
朝除佑神觀使既而所造皆誣上疑遂解尋命公對拊諭
委曲公泣曰臣老以守邊無狀致煩物議以惑上聽賴陛
下終始保全萬死何以上報無一語自辦特賜錢叁百萬
為京師居第之費俄以其子煥文除少府監丞少日請歸
省坟墓有詔許其行明年召還復以公師涇原比入對上
尤敦勉公力辭不可得即以少府丞煥貼直秘閣書寫檄

宜文字到鎮四月感疾遂告老未報而以十月二十九日
薨享年六十一乃大觀四年也後數日御寶批所奏不許
公去位賜靈寶丹二十粒勉以自衛報到上嗟愴不已命
本路走馬承受問其家安葬之地及遺表陳乞恩例等公
弟皇城使可通知岢嵐軍應副葬事即以致和元年二月
七日葬公軍之北安仁卿道生谷武家會領軍墓之西公
夫人趙氏繼室王氏梁氏皆先公卒兩男子彥野西梁院
使奏鳳路第一副將次彥質朝請即乃直閣君也三女左
班殿直朱挺李侁內殿崇班郭浩其壻也孫男宗丞三班
奉職兩女尚幼公平生不妄笈望之若不可得而親而即
之彌溫好學樂善喜讀書雖醫藥占卜無不通貫論議哀

哀愈叩愈無窮其於忠義仁恕不苟而自信蓋天得也為文長
於叙事作詩有唐人風俗事親孝友愛兄弟宗族間一以
恩意周旋惟恐失其歡丁內外難皆以邊制不許終喪而
請之每至三四事間即請持餘服亦不報安南班帥遂歸
營阡隴蔬食廬于墓次永樂之變大夫人初不知公徑歸
先見其弟乃相與寧覲仲父早世繼有六喪皆在殯悉舉
以築又官其從弟嫁其二女雖顯貴奉養不少加不昵聲
色不飾厨傳以邀虛譽歸鄉里與親舊握手相盡出入才
以四人肩舁過輦行間長者必下輕財好施所得賜予必
先族人隨親踈緩急以次而均其尤不能自存者分俸以
給保德陽沔有世遺產諸父既離析而推所得分及公

悉均入諸分置別業於長安以調孤遺人置義庄于岢嵐
以贍近親而為松楸洒掃之奉自始即戎未嘗妄戮一人
接物遇下一以誠意所與遊淡以長而所去必見思其罷
鎮戎而待命于原州也昔為將而駐札又嘗攝州事聞公
之來扶携出迎不遠數千里至巷無居人夜則望公所舍
焚香膜拜其所履歷之地皆家畫公像而生祠之有至每
食必禱者不事權貴不為勢利所奪不自矜伐有言必踐
利害或不同雖在人主前亦必展轉開陳期感悟奏報往
來情不達已靈武之議鍾傳至出政府私書示公而以語
憾公曰柰何捨節鉞而就竄逐邪更不從當以報政府公
曰所繫甚大非敢有所吝也尋已言其密奏曰臣只知以

忠義事陛下今政府不知臣為帥臣又務邀近功堅持所見臣迹不安願罷臣邊任上遣中使報公曰我自主張夏人舉國以城為練衆詔公以一路兵破之公曰衆寡不敵難以奉詔又從公曰若不行當行軍法將佐亦勉公如詔昔公曰我之首領不足惜一有不虞辱國為重亦是以報上曰惟陛下幸登尋詔公曰覽卿所奏誠如是言又界外聚材植將立保障或詔公可引兵撲滅公密遣人焚其所聚彼但見烟焰屬天而不知其所自當與人同鎮兵計蕩已回軍而共事者方至即推其功為先與同僚約為婚姻未定而同僚死公往弔之呼出其子而定婚每行軍與士卒同甘苦雖深入賊境露宿不聞壕深達性命之理視在

官如傳舍於死生禍福略不少芥帝語子弟及戒將士必曰無貪賞生事妄開邊隙重貽朝廷之憂又嘗語其子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况家世為之邪爾曹當以業如自勉無以箕裘為累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晚著邊議十篇未及上而終嗚呼天都又腹心之地也據險隘而地寬平水草豐美糧餉饒聚所以

敢中國抗者益在于此

元豐中之儀在廊延幕下親觀詔旨觀先帝所以規畫必取之意可謂深矣俄而輟者當時不副上意所在曾不知上與天通留遺聖嗣故公奉行天討不血刃而取之又復能隨所控扼且城且耕使之略不得內向而侵尋未歸之地進窺玉闕以還都獲之舊矣以是求當日之中輟難乃

在今日也而公上城先志增重國威天人合符君臣相濟
照映今古於是為盛銘曰天之降材豈無所謂若文若武以
時而至乃聖有命承之難作則規風虎龍雲暎彼殘羌遊
蒐未殄尚竊吾弟間輒莫旰奮天之威時哉折公推陷恢
拓所向必功天子曰咨予肘於臂公曰忠臣捨帝何持高
于大纛拊有全師孰去孰來天子之知河西朔方暨安西
府郡縣可期公胡弗領軫帝之懷漢蕃是悼維其不止勒
銘有詔

姑溪居士文集

李端叔真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

須髮之奉然眉宇之淵然披魯腹之欣然以為可得而見欬
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欬則已見畫於龍眠矣嗚
呼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其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
天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乎兩者之間也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
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值難呼孟浩然暫借好酒消永夜每逢
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闌研寄語君家

小兒子他時此向一時編

贈別李端叔

我觀江南山如日不受垢憶食江南薇子独於我厚在北思
江山如懷冰雪顏千峯上雲雨岑絕何由攀當時喜文章各
有兒子氣尔來領須白有兒能拜起讀書浩湖海解意開春
冰成山更崇嶠願我醜丘陵白玉著石中與物太落涇渭
相將流世不名清濁乞言既不易贈言良獨難古來得道人
挂舌屋壁間牧羊金華道載酒太玄宅支願聽晤語願君喙
三尺我行風雨夜船窓聞遠雞故人不可見故人心可知

寄李端叔編修

少游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屍心未艾金龜

換酒氣方振夢魂偷逸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
號橫槊為憑東使寄淮濱

跋李端叔帖

初寮

端叔從故侯蘇公來鄉里倡酬題計處有焉端叔亦自有
蘇李同時之語規此書帖撫事懷人惘然久之紹興癸丑八
月朔定武王安中履道題



好漢傳

附錄

大正

